

聆听“羊左之交”的千年回响

——探访鄆城羊左墓



又是四月，牡丹绽放，菏泽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。在赏花观景之余，不妨移步鄆城县孙臆旅游城，于砖石雕刻之间，触摸跨越千年的文脉温度。

景区内，一座圆顶素面的土丘静静安卧，已在鲁西南大地上守望两千余载。丘前，清嘉庆十四年所立“范县古义士左伯桃表墓碑”被玻璃罩悉心保护，碑文清晰可辨。这里，便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李胡同村羊角哀、左伯桃合葬墓。

4月12日，记者来到这里，探寻古墓深处的历史烟云，记录绵延千年的文化传承，见证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鄆城实践。

一抔黄土掩忠义

羊角哀、左伯桃合葬墓占地150平方米，圆形封土直径4米、高3米。受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淤积影响，墓室早已深埋地下，地表仅存封土与清代墓碑。

羊角哀与左伯桃的故事，最早见于西汉刘向《烈士传》，后经《文选注》收录，至明代冯梦龙《喻

世明言》中“羊角哀舍命全交”篇而广为流传。据碑文及史料记载，二人同为燕国人，结为生死之交，听闻楚国招贤纳士，便一同前往。行至鄆城境内，突遇暴雪，衣薄粮尽。绝境之中，左伯桃毅然将衣食悉数赠予友人，嘱其赴楚，自己则遁入山洞，冻饿而逝。

羊角哀至楚后官拜上大夫，感念挚友舍身成全，奏请楚王，以厚礼重葬左伯桃。一夜梦中，左伯桃哭诉因邻邦荆将军墓，常受其欺凌，不得安宁。羊角哀悲痛不已，不忍挚友死后受辱，遂在墓前自刎，与左伯桃合葬一处，以相守护。

这段悲壮忠义的传说，经清代经学家、史学家孙星衍详细考证并撰刻成碑。如今，古碑被妥善保护，碑文引经据典、考证翔实，隶书端庄典雅，兼具重要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。尽管历经黄河水患，封土有所缩减，但作为春秋历史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实物见证，其稀缺性与研究价值不言而喻。“这块石碑是研究春秋历史、古代道德观念的珍贵实物资料，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极高。”鄆城县箕山镇文物保护领导小组

成员王天国说。

一脉精神传千年

“古来仁义包天地，只在人心方寸间。”墓前碑亭的楹联，道出了羊左之交的文化内核。在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齐鲁大地上，“羊左之交”将“朋友有信”的伦理道义，升华至舍生取义、生死相托的境界，超越了寻常情谊，成为镌刻在民族精神中的道德坐标。

这座古墓，正是中华传统道义的具象载体。1979年，墓葬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；2014年晋升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；2015年，凭借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思想价值，入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申报材料中明确写道：“二人舍命相助的义举感动后世，其义薄云天的高尚品德，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。”

在保护与研究之中，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往事，更是对理想人格的追崇与坚守。碑文中对气节风骨的赞叹，与当代社会倡导的诚信、道义、友善一脉相承，跨越时空、引发共鸣。这座方

寸古墓，如同一面古镜，映照人心、砥砺品行。

一方热土焕新生

进入新时代，羊角哀、左伯桃合葬墓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步入快车道。2003年，当地对封土进行修缮，并为墓碑修建碑亭；2006年，加装玻璃防护罩，减缓风化侵蚀。随着2012年孙臆旅游城整体环境提升，这座古墓不再是孤立的田野遗存，而是成为景区内重要的文化节点。

“鄆城县在严守文物安全底线的前提下，将羊左墓打造为弘扬‘义’文化的重要阵地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，也成为学校、社团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。”王天国介绍。通过“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”，沉睡的文物真正“活”了起来。

如今，墓区神道青砖铺就，绿树环绕，庄严肃穆。墓前60米处，新立的羊角哀、左伯桃石像并肩而立，神态坚毅，成为游客感悟忠义精神的直观载体。作为孙臆旅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古墓与孙臆纪念馆遥相呼应，共同构筑起融合军事文化与传统道德文化的文旅片区。当地表示，下一步将持续深挖“义”文化内涵，结合研学旅行、道德教育，让千年古墓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。

站在羊左墓前，春风拂面，黄土无言。一座古墓的价值，不只在封土了久远的过往，更在于能照亮前行的道路。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，“舍命全交”的壮举虽已不具现实效仿意义，但其中蕴含的重义轻利、诚信担当、成人之美、精神内核，依旧历久弥新、温润人心。

文图 记者 马源勃



朱全巧计逃衙役

朱全是鄆城县双桥镇王街村人，北宋末年，被迫到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军，深得宋江重用，为梁山一百零八将之一，排第十二位，上应天满星，任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。宋江被朝廷招安后，派朱全到保定府任都统制，这在当时是州府级军事主官，实际同时掌管军权与行政权。

朱全上任前就了解到，几任官员个个贪赃枉法，徇私舞弊。上行下效，府上众衙役也都利用手中权力鱼肉百姓，致使民怨载道。朱全决心替天行道，整治这些害群之马。

上任第二天，有人击鼓喊冤。农民王三为给老母亲过生日买了一斤猪肉，卖肉老板竟少给了四两。王三找他理论，老板死不认账，王三只好把他告到知府衙门。案情简单明了，证据确凿，朱全当场判决：肉店老板不讲信义，缺斤少两，罚白银四十两，以儆效尤。老板早就听说朱全嫉恶如仇，执法如山，只得点头服判。卖肉老板将罚银如数交清，朱全将王三四十两银子交给王三：“你是个孝子，生活困难，送你回家做个小买卖去吧。”王三磕头谢恩。朱全对两个班头说：“带这么多银子回家，路上不安全，你们二人送他一程。”

出了大堂，两个班头并没有护送王三上路，而是把他领进班房。两人威逼利诱，提出见面分一半。无奈，王三只得拿出二十两银子给了二人。出了保定城，两个班头停下脚步，其中一个对王三道：“送人千里，终有一别。衙门里还有十五个弟兄等着哩，他们每人一两银子，俺两个捎给他们回去。”王三敢怒不敢言，又掏出十五两银子递给两个衙役。

他揣着剩下的五两银子往家赶。行至半路，突然两匹快马追了上来，两个衙役将他拽回衙门。

朱全见了王三，一拍惊堂木：“快把那四十两银子如数拿出来。”王三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只得从头至尾把经过全说了出来。说罢，掏出仅有的五两银子：“就剩这些了，我一两也不要了，只求放我回家。”朱全又拍惊堂木，怒道：“两个班头何在？”那两个班头早吓得丢了魂，连忙跪下。朱全大吼一声：“你们这些无耻之徒，名为官府衙役，实是贼寇强盗！”两个班头从怀里掏出三十五两银子，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求饶。朱全厉声道：“每人罚银三十五两，重打五十大板。今后若有人再犯，定斩不饶。”

原来，朱全料到衙役见王三得了意外之财，定会想方设法敲诈他，便故意派两个班头送他回家，再派人将王三叫回当面对质，杀一儆百，从而整治了吏治。

朱全将一百一十两银子全部交给王三，王三接过银子，拜谢朱全：“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。”

朱全整治吏治的事情迅速在保定府传开，从此商人再也不敢缺斤少两，衙役再也不敢敲诈勒索。在那个年代，朱全以一己之力，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注入了一股清流。

魏建国

民间故事



儿歌曰：瞎子腔，来俺庄。天黑俺去送干粮，捎上一碗小米汤，带上两棵绿葱秧，秫秸茬子折两双。晚上唱戏大祭桩，又吹又拉梆子腔。唱到半夜不算完，一气唱到天放光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鲁西南乡村比较流行一些小型说唱艺术：莲花落、扬琴、快板书、瞎腔等。演出报酬很低，除吃饱之外，也就赚些窝窝头之类的干粮。这些乡村演员来到村上，先选好演出场地，到了饭时，便会敲起锣鼓快板。村民们听到锣鼓响，便知道村上来了艺人。吃饭时，便自动端上稀饭，或拿个窝头，给艺人们送去。艺人们把稀饭喝完，把窝头存起来。因此，那些艺人都是喝汤好手，十碗八碗溜味溜一会儿便进了肚。有人便戏称他们“瞎八碗”。

鲁西南的民间记忆里，瞎腔是最接地气的乡音，而为唱瞎腔的盲人端一碗热汤，是藏在烟火里最朴素的民俗善意。这不是施舍，是乡邻间的守望相助，是中国人“敬艺、怜弱、向善”的活态传承。

瞎腔，本是民间丝弦、坠子书的俗称，因

演唱者多为盲人而得名。在没有电视、网络的年代，瞎腔是庄稼人最珍贵的精神慰藉。盲人看不见世界，却用歌声照亮了乡村的夜晚。

而端汤，是民间不成文的老规矩。艺人唱得口干舌燥、饥寒交迫，乡亲们便主动回家盛碗热汤、拿个馍馍，送到艺人手边。汤多是棒子糊汤、青菜汤，粗瓷大碗最是实在。乡土观念里，凭本事吃饭就值得敬重；盲人行路难、谋生难，一碗热汤，暖的是身，安的是心。

民间讲“惜残怜弱”，更讲“尊师敬艺”。盲艺人唱的多是劝善书、忠孝节义、历史演义，用乡音教化人心，他们是乡土的“说书先生”，也是行走的道德课本。给艺人端汤，既是体恤辛苦，也是敬其艺、感其德。

一碗热汤，盛的是烟火滋味，传的是乡土仁心。真正的民俗，从不是华丽的表演，而是普通人对陌生人的温柔以待，是藏在烟火里的永不降温的善良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衙前大街：单县古城的文脉长卷

衙前大街，因地处旧时县衙之前而得名，是单县古城历史最悠久、文化底蕴最深厚的核心街巷，亦是鲁西南地域文化发展的鲜活见证。

作为古代县城政治中枢与市井生活的交汇之地，这条老街承载着数百年城市兴衰、民生百态与人文传承，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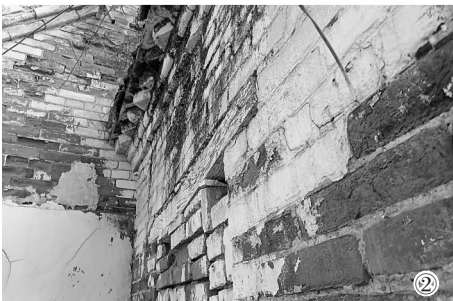
衙前大街的形成与发展，是社会生产力与地域文化不断积淀的结果。自明清城池格局定型以来，这里便是官署礼制、商贸往来、民众聚居的中心区域。街巷格局规整有序，地名直白简练、方位清晰，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“居中为尊”的规划理念，也彰显了古朴实用的地名文化特色，成为地域历史最直观的文化符号。

沿街留存的古民居建筑群，是鲁西南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的珍贵实物遗产。青瓦灰墙、木构门窗、深巷小院，既契合当地地理气候与生活习俗，又融合中原与齐鲁建筑风貌。一屋一字、一砖一瓦，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活动、社会关系、思想观念，以及民众利用自然、改造环境的生存智慧，真实记录着单县的社会变迁与生态发展轨迹。

历经沧桑岁月冲刷，衙前大街的古街文化虽已不复昔日盛景，但街巷肌理、建筑遗存与人文记忆，依然是极具魅力与吸引力的文化瑰宝。它不仅是单县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。

守护好衙前大街的历史文脉，就是守护鲁西南的城市根脉，让古老街巷的人文价值在传承中永续流传。

文图 通讯员 刘波



①衙前大街遗迹
②衙前大街古建筑物
③衙前大街古壁老藤

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抽墙头」

在鲁西南民间，老友久别重逢，唠起家长里短，总绕不开子女的事儿。两家若是都有儿子，打趣时总爱来一句“小心把你抽墙头上去”。

这“抽墙头”，不是真拿鞭子把人抽上墙，而是把人用力托起到墙头上的戏谑说法，背后藏着一出鞭打不孝、劝人向善的《墙头记》。这故事，在鲁西南乡野里传了一代又一代。

戏曲《墙头记》于20世纪50年代改编自淄博俚曲，后来衍生出多种艺术形式。自改编为豫剧以来，此剧在鲁西南一带流传甚广，谈起剧情和剧中人物，人们几乎张口就能道来。这个故事的草根性，道出了一些家庭的种种现实，让人心酸，却又警醒。

故事的主角，是年近八旬的张木匠。妻子早逝，他独自一人硬生生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。长子大乖学做生意发了财，娶了刁蛮狠毒的李氏，满脑子算计，是“皮尔篱捞面——汤水不漏”的主儿；次子二乖通文墨，却虚伪狡猾，靠着妻子赵氏带来的丰厚嫁妆过日子，总把老父亲当成累赘。张木匠年老体衰，没了劳动能力。兄弟俩立下字据，轮流养老，可月份有大小，日子有长短，为了这几天的计较，兄弟间没少拌嘴，儿媳们更是天天甩脸子。

一次，到了交接的日子，大乖把父亲送到二乖家门口，二乖夫妇暗恨大乖占了一天的便宜，索性装聋作哑，任凭大乖拍门叫骂，就是不开门。大乖不愿把父亲再领回自己家，一咬牙，把老父亲托到了二乖家的院墙上，撂下一句“你要掉进墙里掉，掉到墙外可没人管饭”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张木匠骑在墙上，又冷又饿，头晕眼花。他一辈子为儿子们操劳，舍不得吃舍不得花，到头来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这份心酸，听得乡亲们直抹眼泪。

万幸的是，张木匠年轻时的好友王银匠挑着担子路过，见老伙计昏倒在墙头上，又惊又怒，赶紧把他救回家。弄清前因后果，王银匠对大乖、二乖的不孝行为恨得牙痒痒，又心疼老友的遭遇。他知道，这两个儿子贪财如命，眼里只有银子，便定下一条妙计，谎称张木匠藏有防老的银两，诱使兄弟俩争着奉养老父。

王银匠到大乖、二乖家，都以要账为名，绘声绘色地说当年张木匠在他炉子上化了不少银子，偷偷藏着防老，还没给手工费呢。大乖、二乖夫妇听了又惊又喜，眼里的贪念瞬间冒了出来，都想把父亲弄到自己手里，盼着能先拿到那笔“藏银”。一场“争爹战”由此展开，兄弟俩从互相推诿变成争相献殷勤，家里的皮袄、桌上的美食、嘴边的甜言蜜语，一下子全推到了张木匠面前。

可这虚假的温暖，却让张木匠心里更苦。他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“藏银”，不愿在谎言中苟活，内心的煎熬一天比一天加重，不到两年，便抑郁而终。大乖、二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笔“藏银”，缠着王银匠追问下落。王银匠见他们利欲熏心，便谎称银子就藏在墙根下。兄弟俩扛着锄头铁锹就往墙根挖，越挖越起劲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墙轰然倒塌，将大乖、二乖和他们的媳妇全压在了砖头堆里。

如今，《墙头记》在鲁西南民间上演时，虽然人们早已对剧情了如指掌，但依然有着浓厚的观看热情。而“抽墙头”这句口头戏谑，一方面是对类似大乖、二乖这种人的唾弃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一种关于“孝行”的潜移默化教育。这方水土的人，靠着一出老戏，一句俚语，把老种子种在人们心里，让温暖的家风，在乡野间代代相传。

张长国